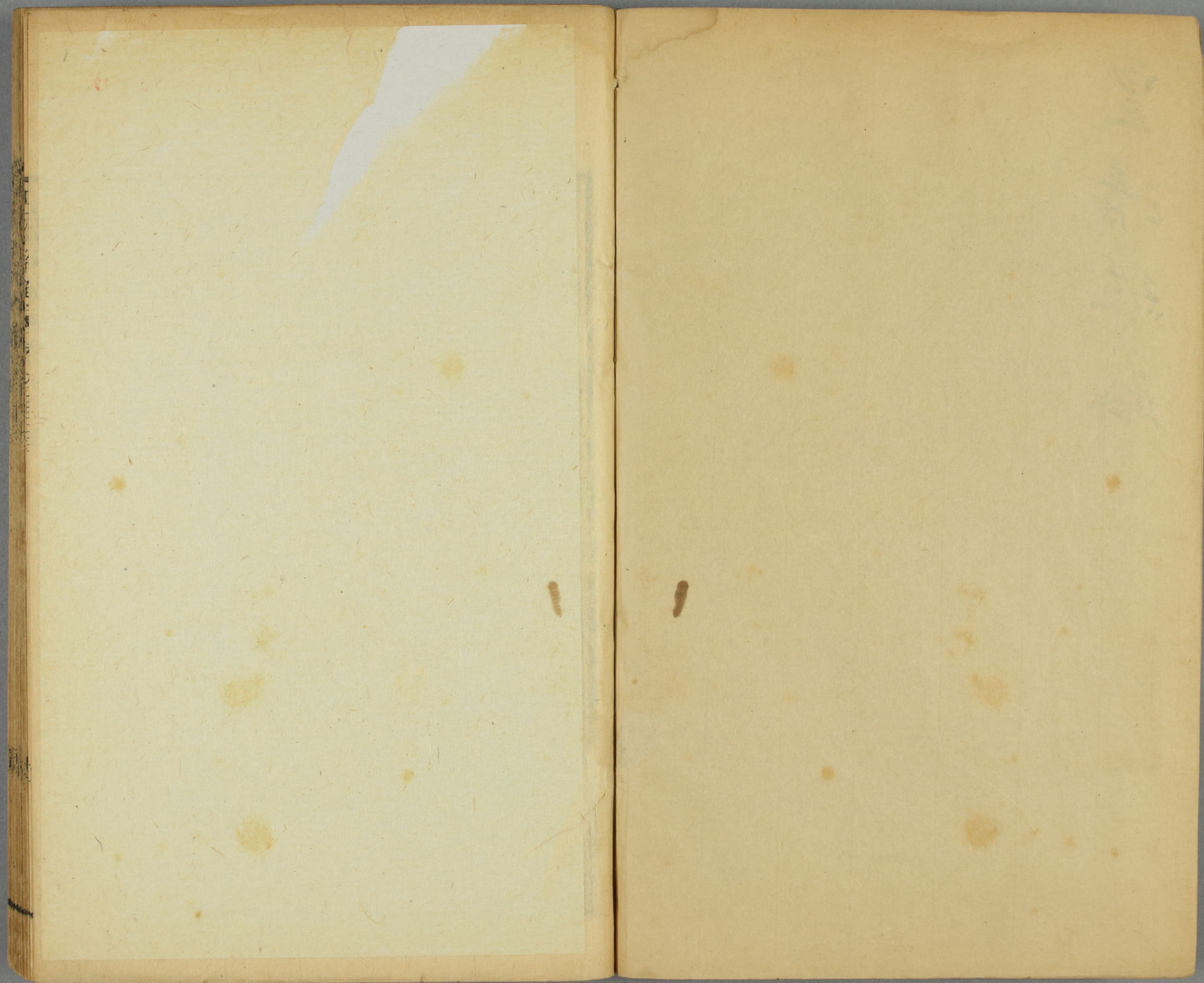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二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周書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尚書疏傳曰誓其羣臣通稱士

案曰鄭云云者此非軍旅之誓故當爲告羣臣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而敗蟠亦是國危故以此士兼羣臣及民也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二

王光祿尚書後案

庚申補刊

478
110



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為公尙書
公曰嗟秦伯也是說此經篇首之義費誓稱公從可知也
子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眾言之本要

案曰傳以首為本者曾子問云今之祭者不首其義彼注云
首本也釋詁首始也昏義云禮始於冠彼注云始猶根也根
有本義是根亦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傳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疏曰訖盡自用若順盤樂
也

案曰自用詩執競傳文若順釋言文般樂釋詁及周頌般篇

箋文盤般同也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案曰山井鼎考文古本無作山井下無池伎同

傳曰人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已有非受人責即改之如水
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疏曰員即云也○案曰據疏則唐初尙作員山井鼎考古本亦

作員下雖則云然同今本作云乃衛包改古文以從今文耳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云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韓詩作魂魂亦與云通中山經云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魄白也魂云也呂覽園道篇云雲氣西行云云然然則魂魂即云云員即云也周必大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云字乃員之省文王應麟謂漢書韋賢傳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是則云來云然古皆作員也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
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尙書疏

傳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竝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及之無所益

案曰王以逾邁爲遂往傳以爲行過者邁行釋言文唐風蟋蟀云日月其邁毛傳同行則將往于彼二義通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忠賢蹇叔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惟指今事爲我謀之人且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疏曰今之謀人杞子之類

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恚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恚恚渠記切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此經未就予忌當卽是也定四季傳恚間王室釋文恚音忌杜預注恚毒也據疏賈逵

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恚與忌聲相亂而誤其義則不可詳矣傳云古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者據左傳諫穆公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帥師而東爲晉敗于殽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穀同又左傳言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又載秦誓之文而說之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傳用公穀史記說故言蹇叔等也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余收爾骨焉而公穀史記皆言二人

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
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譜
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然則百里奚與蹇叔同
送其子而哭之以感悟穆公其事是實三傳紀載雖詳略不
同無大牴牾不可執左以駁公穀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
黃髮番番良士一介臣言兼指二人言也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傳曰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
行事無所過矣

案曰傳以猷爲道者繇道釋詁文猷繇同詢謀亦釋詁文黃

髮爲賢老者釋詁黃髮與老同訓壽是得轉相訓也小雅南
山有臺云遐不黃耇彼傳云黃黃髮也彼疏引釋詁舍人注
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此注郭璞卽用之魯頌閟宮云黃
髮台背彼箋云皆壽徵也是也左傳秦穆公謂蹇叔爾何知
爾墓之木拱矣公穀則以此言爲兼向百里奚蹇叔二人言
之史記稱二人爲二老孟子云百里奚舉於秦年已七十是
二人皆老也傳又以愆爲過者嘗過釋言文愆嘗同也劉向
新序卷五襍事篇云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古文苑卷六張超誚青衣賦亦云
秦繆思嘗故獲終吉公羊文十二季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
能變也荀子卷十九大略篇亦云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

云謂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于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徐幹中論卷上修本篇亦云孔子謂子張曰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以上諸文皆是說此經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釋文曰
番音波

傳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案曰秦本紀節錄此篇之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則此番番當爲衰老之義故張守節正義云番當作皤皤白頭兒易賁六四皤如王弼注以爲素李鼎祚亦云白素說文卷七下白部云皤老人白也是也僞孔以松高詩申伯皤

番爲勇武之義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既是勇武何下又云旅力既愆乎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厯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義同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鬻骨也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旅从冎骨爲人身之榦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強則身健此良士頭已白故膂不强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釋文曰仡許乞反馬作訖訖○案曰釋文馬作訖訖并注今注

疏所采漏去
從元本補

馬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

釋文○山井
鼎七經考文

傳曰仡仡壯勇之夫

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案曰傳以仡仡爲壯勇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仡勇壯也从

人氣聲周書曰仡仡勇夫魚訖切說文引書皆孔氏古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仡仡之勇與說文及傳合宣六年公羊傳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趙盾而入何休注云仡然壯勇貌馬作訖訖訓爲無所省錄非也

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釋文曰截才節反諛音辯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易羊石反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釋文○毛居正傳曰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同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案曰馬以截截爲截削省要因破諛爲偏訓爲少者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晉崔謨本作諛音辯是諛與偏通

故馬爲是訓也傳云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諛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諛言論語曰友諛佞部田切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云便辯也謂佞而辯是截截諛言爲便巧辯佞之言也又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姦賊也从二戈周書曰姦姦巧言昨干切說文雖從孔氏古文間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存異本故兩引之如此也文十二平公羊傳引此云惟諉諉善諛言何休注諉諉淺薄貌諛猶撰也國語越范蠡謂吳人諉諉賈逵注云諉諉巧言也然則諉諉卽姦姦亦卽截截何休云淺薄者非是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諉諉之言王逸楚辭章句又引作諉諉靖言靖卽諛皆撰之轉語也無實而能撰具其言故何休以爲撰馬融從偏

生義其實亦是解爲辯佞與諸家通也公羊又引俾君子易
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辭作怠者說文云辭籀文作倅从台因
傳寫遂誤爲辭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
合彼何休注云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傳云使君子回心易
辭非也皇作況者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
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義作況是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釋文曰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釋文曰王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
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尚書疏傳曰如有東修一
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無他伎藝疏曰猗足句之詞大學

引作兮猗是兮之類詩河水清且漣猗是也

案曰馬王竝以一介爲耿介一心者何休公羊注一介猶一
槩義與馬王合也離騷堯舜之耿介王逸云耿光介大與此
文同義異也釋文云字又作个攷說文無个字惟卷五上竹
部箇竹枚也今俗以个箇皆爲物之以枚數者而又別作個
卷八上人部亦無個字也而个尤不成字乃大學引此經竟
作个彼釋文云个古賀反尚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
羊文十二季引仍作介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云一介之
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斷斷王云守善傳云專
一守善則專一義通大學引此經鄭注云斷斷誠一之貌則
鄭義與王孔同也說文卷十四上斤部斲字注云斲也以斤

从𠂔𠂔古文絕徒玩切又重文𠂔𠂔字注云古文斷从𠂔𠂔
古文車字周書曰𠂔𠂔猗無他技此字訓截則有截削要約
意其从古文專者卷四下𠂔𠂔部云專小謹也然則文有古
今之異而義竝同公羊何休注亦以斷斷爲專一也猗公羊
作焉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他
釋文云本亦作它者它卽蛇字說文卷十三下它部云古艸
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訓作負何者以當之俗以
篆文也作𠂔與𠂔相似遂作人旁加也人部無此字新附亦
無不可用也今本大學亦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大學尙作它伎釋文云
本亦作技攷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技巧也卷八上人部伎與
也引詩籀人伎忒爲證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引亦作技僞孔

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鄭大學注云他技異端
之技也下文有技注云才藝之技也何休公羊注云他技奇
巧異端也且引論語攻乎異端爲證與鄭合王孔云伎能伎
藝則與下有技無別籀人伎忒之義于此無施故改其文仍
不能改其義皆非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貌釋文十四卷禮記大學篇〔王〕曰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
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
無他伎者尙書疏傳曰休休樂善能有所容

〔案〕曰鄭云休休寬容者與下有容爲一義解之也王云好善
何休公羊注云美大貌義皆通也公羊引如有容如作能者

蓋古如字作而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為如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箋左傳隱七季敵如
 忘服虔注莊七季星隕如雨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磬昭四季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預解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皆作如
 而讀為能耐禮運耐以天下為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說文
 堪其事謂之耐耐古能字為此耐字後乃假借釐三足為能此
 及樂記人不耐無樂仍作耐亦有不安寸直作而則易屯彖
 云利建侯而不幸及劉能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邇
 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鄭箋云能猶如也釋文云
 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故如轉為能也王以有容為容忍
 云伽若也然則伽即如也
 小過則與上下文義不相融貫非也此有容即是能容有技
 彥聖何休云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與穆公情事正合與鄭
 義亦不肯亦得備一解也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以休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釋文曰好呼報反啻尺鼓反

傳曰人技若已有樂善之至也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
 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人安我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
 言能興國

案曰傳云人有技若已有樂善之至云云者鄭大學注云若
 已有不啻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也又以彥為美者釋
 訓云美士為彥鄭大學注用之鄭風邦之彥兮傳云彥士之
 美稱彼疏引舍人釋訓注云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是也是
 能容之大學引是作寔釋詁寔即訓是無逸云時舊勞于外
 傳訓時為是中論引之時直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
 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讀是為寔則是寔同也戰國
 策蘇厲曰白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桓六季傳云

是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略同高氏以是爲實者古春秋經

是來宋板左傳作實來詩韓奕箋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高誘涿人故亦以寔爲實然則是與寔通而寔又可與實通也傳又以黎爲衆者與鄭大學注同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釋文曰冒莫報反殆唐在反

傳曰見人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案曰傳以冒爲蔽者大學作媚彼釋文云媚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是也鄭大學注云媚妬也說文卷十二下

女部云媚夫妬婦也是鄭義也張參五經文字卷下第一百二女部云媚夫妬經典多作冒則此字之變久矣鄭彼注又云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義皆與傳同也達大學作通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也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釋文曰杌五骨反隍五結反徐

語折反

傳曰杌隍不安言危也國之傾危由所任不容賢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非之意

案曰傳云杌隍不安言危也者說文卷十四下自部云隍危

也从目从毀省徐巡以爲隄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隄隄讀若虹蜺之蜺五結切又飢石山戴土也从目从兀兀亦聲五忽切石山戴土亦有危義今本隄作机易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薛虞作机机說文卷六土木部無机字卷九下危部無臲臲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古實無此字也說文卷六下出部𨾏字注云𨾏𨾏不安也从臲聲易曰𨾏𨾏五結切則本𨾏字假借爲不安𨾏字見鄭周禮注云是古文臲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闌字今與𨾏連文爲不安亦是假借易之𨾏𨾏與書之隄隄音義竝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爲臲臲机隄皆非也傳又訓懷爲歸解爲爲民所歸釋言懷訓來是有歸義但釋詁以

懷與安定同訓故鄭陽之水箋以懷爲安此榮懷當爲光榮安定傳義非也傳又以慶爲善者詩皇矣傳義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二

王光祿尙書後案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三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序

虞夏書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尚書疏○林之奇尚

書全解一卷

馬曰堯諡也翼善傳聖曰堯文釋疏曰言堯孔無明解

下傳云虞氏舜名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則禹湯亦名于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隨其事而解其文不為名據此似堯舜禹湯俱名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

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子小子履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

案曰鄭云書以堯為始云云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發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始與鄭合也馬以堯為諡鄭亦以堯舜禹湯為號諡之名放勳重華文命為名與馬同者士冠禮記郊特牲皆言殷以前生無爵歿無諡此指大夫士言若天子固應有爵諡且當兼有生號也孔傳放勳等隨其事而解其文則直以堯舜禹湯為名與鄭義異矣疏曲

為彌縫不知論語注乃真出孔安國而書傳則魏晉間人假托與孔注論語不合者甚多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釋文曰思息嗣反又如字

傳曰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

尚書疏

傳曰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案曰鄭云云者孟子堯老而舜攝是也

作堯典

釋文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

鄭曰舜之美事在于堯時

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鄭云云者慎徽以下所叙皆堯老舜攝之事鄭以篇名堯典而述舜事故解之也但堯殂落舜即真後直至陟方皆

在堯典則古史義例不可知矣

虞舜側微

鄭曰虞氏舜名尚書疏傳曰為庶人故微賤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上文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麓伐木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傳曰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案曰鄭云入麓伐木者經云納于大麓彼釋文引鄭注以麓為山足是入麓為伐木即試以難事也

作舜典

案曰孔壁所得真古文尚書于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與禹貢又亡好事者又撰古文乃割堯典與禹貢以下為舜典不知孟子咸丘蒙引二十有八載云云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微至四罪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

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的然可信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其言皆不謬也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青史垂光救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真舜典已出但藏秘府不列學官熙非尚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若如今之慎微以下皆為舜典熙安得言惟堯典存乎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欽哉慎微緊相承接鄭馬王本皆合為一此孔壁之真豈伏生誤合之直至唐時偽孔本盛行而儀禮注引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鄭馬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

帝釐下土

釋文曰釐力之反

馬曰釐賜也理也

文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

案曰馬云釐賜也者詩大雅江漢篇云釐爾圭瓚毛傳云釐賜也是也又既醉篇云釐爾女士傳云釐予也彼疏云釋詁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今刻爾雅釋詁作賚予不

作釐子蓋古音來讀若釐則賚亦可讀若釐故轉為釐也馬
又云理也者音近得訓也篇名稟飫則當有賜汨作之汨訓
治治卽理故釐又為理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釋文曰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

傳曰各設其官居其方別其姓族分其類

作汨作釋文曰汨音骨

傳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篇亡

案曰傳以汨為治者釋詁云汨治也彼鄆璞注云書序作汨
是也說詳洪範又以作為興者周禮春官笙師云厥其樂器
鄭彼注云厥興也興謂作之是得轉相訓也

九共九篇稟飫釋文曰共音恭王已勇反馬同稟苦報反飫于據反汨作等十一篇同序其文皆亡而序與自

篇之序同編故存。案曰顏之推張守節並云反語始孫炎釋
文此共字云王已勇反舉陶謨嚴字云馬魚檢反益稷絺字云
鄭陟里反馬鄭王已俱有反語者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
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老莊皆著其翻語
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乃德明代作非其元本也

馬曰其法也釋文曰王同王曰汨作九其故逸釋文曰傳曰稟勞也飫

賜也凡十一篇亡

案曰馬云其法也者毛詩商頌長發云受小共大共毛傳云
其法也是也汨作等十一篇鄭馬所傳孔壁真古文皆有之
未嘗亡王肅亦見之故云逸不云亡蓋逸與亡有別亡是全
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直至永嘉之亂始亡而鄭所述
篇目尚在其中明有汨作等篇皇甫謐親睹其目而無如汨
作等篇他書不見援引之處不能憑空譔造乃不得已於偽

傳中詭云凡十一篇亡不顧篇目之與鄭不合矣皆非也

又案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今不傳散見他書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
民平平使民無傲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釋文曰皋音高

陶音遙謨亦作謨○益稷疏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傳曰矢陳也申重也

案曰傳云矢陳也者釋詁文申重也者詳皋陶謨本篇

又案曰益稷疏云鄭馬王以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者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

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且孔
穎達于書疏以馬鄭王合為一篇別有棄稷之篇為妄說及
作詩齊譜疏又引皋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蓋
穎達明知鄭真孔偽因孔完鄭缺有意扶偽斥真耳皆非也
楊子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
皋陶之謂嘉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
論只因揚所見真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者至晉而亡今之
割皋陶謨下半以為益稷者乃晉人所分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釋文曰別彼列反濬思俊反任而鳩反貢字或作贛王于况反

鄭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尚書疏傳曰分其圻界刊其木
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疏曰貢賦之法其來

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貢此之所貢卽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其賦則與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也

案曰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云云者經厥田上上等鄭謂地形高下非肥磽但土自是有肥磽貢自是有厚薄故于此又爲此解也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鄭元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幣貢玉馬皮帛材貢櫛幹栝柏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絺紵旂讀

如囿游之游旂貢燕好珠璣琅玕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正義云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諸侯國內所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鄭注所貢之物皆據禹貢而言但虞周制度或因或革未必盡同鄭亦約畧言之耳地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元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正義云言天子封公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諸侯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與諸侯同諸子諸男之地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卽太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禮俗喪紀之用也又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鄭元注國之地物所有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是也太宰又云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衆以此賦卽爲地稅鄭元則以爲口率出泉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

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作當增賦正義以爲太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故以賦爲口泉非地稅也今禹貢所云厥賦皆指地稅故與九賦全別若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彼謂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爲每歲常貢之法者又各不同故有祀嬪器服材貨而無幣旂物明非常貢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曰扈音戶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為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

會同曰誥釋文○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十二卷傳曰

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案曰馬云云者說見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釋文曰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鄭曰避亂于洛汭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馬曰須止也釋文傳曰太康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

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

其不反故作歌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空須故言避亂也馬云須止釋詁文傳

說之謬詳後辨

義和漚湮廢時亂曰允往征之釋文曰漚徐音緬面善反

鄭曰允臣名堯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駢集解○山堂羣書攷索前集二卷○又續集四卷○玉海二

十七卷傳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

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湮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允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案曰鄭云允臣名者真古文增多篇本有允征鄭注禹貢引

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于夏中康時列允

第四格單名允不稱允侯是也偽孔解為國名傳與經出一

手故偽撰其文云允侯命掌六師以自實其說其堯典允子

朱鄭馬皆云丹朱顧命允之舞衣鄭亦云人名允征之允安

知非卽造舞衣者而僞孔竟一槩俱改作國名以證古本有
允國但允訓嗣允子自是堯子顧命允與兗和垂竝稱自是
人名僞孔皆非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釋文曰契
息列反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

尚書疏○吳澄書纂言三卷
○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

王曰契孫相土居商止故湯因以爲國號

毛詩二十之三
卷商頌譜疏

傳

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疏曰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
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
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

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
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
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止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
四遷其餘未聞也

案曰鄭云契本封商者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
女簡狄吞齔卵生契堯末季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
姓而封之是也又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商今陝西商州其地
是華山南也鄭此注下必具說八遷之事今已殘闕矣據商
頌疏謂鄭意湯取契所封爲國號而王肅乃云湯取契孫相
土所居之商止爲國號非也商止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
州無涉湯必不舍商而取商止但相土居商止自此至湯都

遂不改湯從商止遷亳則鄭馬王孔竝同此說知然者盤庚五邦鄭馬王皆以爲自湯以下五遷商止也亳也囂也相也耿也則湯從商止遷亳明矣下節疏乃強駁之但季代悠遠不可攷耳安知契至相土必無七遷耶恐非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釋文曰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

尚書疏○吳澄書纂言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

傳曰契父帝嚳都亳

湯自商止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曰孔言湯自商止遷焉以相土之居商止其文見左傳因之言自商止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

不知湯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止遷也

案曰鄭云亳今河南偃師云云者說詳盤庚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班志文或鄭據當代之書與班合也

作帝告釐沃

釋文曰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

傳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止

案曰王應麟紀聞云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無帝告蓋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

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于葛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壁中增多之書無湯征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者孟子引葛伯事今僞本人仲虺者亦當在此篇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釋文曰復扶又反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以爲商書傳曰伊尹字氏湯進干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還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二篇亡疏曰伊氏尹字云字

氏倒文以曉人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堯典疏曰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

篇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

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傳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言不可遷之義案曰以稷代三字今本脫從藝文類聚所引增然尚有脫誤據文當云以棄代杜乃明疏曰傳解湯遷社之意革命創制因變社稷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其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卽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莫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儒說社稷有二左傳說勾龍柱棄惟祭人神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孔云勾龍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勾龍也

案曰鄭云犧牲旣成云云者孟子文也又云湯伐桀之時大

旱致災者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云桀爲無道湯憂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也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彼應劭注曰連大旱七季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應說與鄭合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太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墠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未有仍亡國之社壇以爲社者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

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偽孔必欲立異謂以革命而遷稷則遷之社則不可遷而止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故社乎必不然也又夏社是既勝夏後事湯誓是伐桀誓衆之詞似晚晉書次第較順然順者正係偽本也

疑至臣扈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尙書

疏傳曰三篇亡

案曰馬云云者臣扈是賢臣見君爽故知疑至亦臣名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

釋文曰相息亮反陲音而。案曰陲字說文所無未詳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陲出其不意陲在河曲之南疏曰

安邑卽漢河東郡安邑縣史記吳起對魏文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舉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矣桀都在亳鹵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陲升者從下向上陲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出其不意故也陲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鹵南從陲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鹵桀鹵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尙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

傳曰地在安邑之鹵

桀逆拒湯疏曰鄭云云孟子云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止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

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朶在定陶于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于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于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案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子卷九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焦或作巢又卷十九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

伐三朶三朶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且逸周書卷九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以爲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傳乃云鳴條在安邑疏附會駁鄭非也

作湯誓

馬曰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堯典疏
○釋文

案曰馬云云者詳堯典序及後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

釋文曰績子寂反從才容反股子公反

鄭曰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

尚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

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傳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

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

南巢

案曰鄭引伊訓云云者鄭所引乃真伊訓東晉晚出古文伊

訓無之也載孚者疑卽下文俘寶玉古字通也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釋文曰俘音孚誼本或作義

傳曰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釋文曰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

故報反○案旦閭若璩曰仲虺之誥荀子作中歸之言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作中歸司馬貞註歸音壘蓋虺有二音

傳曰歸自三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爲湯左相奚仲之後疏

曰大坰是定陶向亳之路

案曰傳云仲虺爲湯左相者定元季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

是官下至襄二十五季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

古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傳曰黜退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別載湯誥乃孔壁真古文今湯誥後人假

是書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左

庚申補刊

託說見後辨

伊尹作咸有一德

堯典疏旦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鄭曰伊陟臣扈曰

下闕。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

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王曰言君臣皆有一德

史記三卷殷本傳紀裴駙集解

曰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案曰鄭以此篇次湯誥後者史記錄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與鄭本篇次同自是成湯時作晉人以為訓太甲非也引伊陟臣扈曰者下闕不可知也

咎單作明居

案曰單音善卷末同

馬曰咎單為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尚書疏。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一篇也

案曰馬云云者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季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史記殷本

紀裴駙集解

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

太甲立稱元季凡三篇其二亡疏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此序以太甲元季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即以其季為元季也周法踰季即位知此即以其季稱元季者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二月若踰季即位二者皆當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

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季太甲卽稱元
季也據此序及太甲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
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弟外丙三季崩別立外丙弟仲壬四
季崩乃立太丁子太甲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
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
也

案曰鄭以肆爲陳者秋官鄉士職注義也傳疏崩季改元及
太甲以孫繼祖二說皆非也說詳後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桐湯葬地也
不知朝政故曰放

案曰鄭以桐爲離宮非葬地者劉向言殷湯無葬處蓋無文
可攷莫得而知傳說非也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思庸念常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釋文曰沃烏毒反徐於毒反

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此篇以戒也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
季伊尹卒季百餘歲

伊陟相太戊

馬曰太戊太甲子

釋文

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疏

曰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

戊立

案曰馬云太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太戊爲沃丁弟太庚之子世表則以太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太甲子也馬云云是據世表僞孔云沃丁弟之子是據本紀下傳云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疏云皆世本文此疏獨不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太戊太甲子世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偶誤耳僞孔非也

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釋文曰桑蘇藏反穀工本反朝直遙反

鄭曰兩手掩之曰拱

史記殷本紀裴駟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十三卷帝王部弭災篇傳曰

祥妖怪二本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疏曰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文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算法云人君體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貌不恭之罰也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還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政三年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案曰鄭云兩手掩之曰拱者論語衆星共釋文鄭作拱拱手也是其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卷六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桑穀之祥太戊時事而呂覽及韓詩外傳三卷以爲湯時事若伏生大傳

見因學紀聞

及漢五行志引劉向說又說苑

一卷君道篇則又皆以爲高宗武丁時事皆非也

伊陟贊于巫咸

鄭曰巫咸巫官

尚書疏○因學紀聞九卷

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

釋文○資治通鑑八十九卷晉愍帝紀胡三省注○因學紀聞九卷

傳曰贊告也疏曰君奭傳

曰巫氏也鄭云巫官案君奭咸子賢父子於大臣必不世作巫官孔云巫氏是也

案曰鄭云巫咸巫官者周禮春官有巫官必因于古也馬云男巫也者春官有男巫女巫則巫是男女通稱又楚語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嫌巫咸是女巫故辨之也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覽云巫咸作筮則巫咸之爲人可知也作咸又四篇

馬曰艾治也

釋文○史記殷本紀裴駙集解

傳曰四篇皆也

案曰馬云艾治也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史記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是也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史記殷本紀裴駙集解傳

曰篇也

案曰馬云云者真古文有原命馬親見故知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釋文曰囂五羔反

傳曰仲丁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疏曰此及下傳言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仲丁是太戊子太戊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

去亳也李颺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案曰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司馬貞云太史公知舊有中丁今已遺闕也疏引或說是括地志文以囂為敖疑當得之說詳禹貢沛水李颺皇甫謐似皆誤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釋文曰亶丁但反相息亮反今魏郡有相縣

傳曰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釋文曰圮備美反徐扶郢反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

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二卷

○羅莘路史國名紀注四卷

○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一卷

馬曰圮毀也釋文傳曰祖乙亶甲

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疏曰知非圮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于相遷于耿者明與上文文相類故為此解鄭元云云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為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殷亳囂相耿與奄五邦此不經之書未可依也

案曰鄭云祖乙又去相遷耿云云者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鄭以湯之商止與亳配囂相耿為五也傳以為圮于相遷于耿曲說而文不便非也或云遷邢邢即耿非有二也汲冢又添出遷奄一層如此則有六邦矣尤非也鄭馬皆以圮

為毀者釋詁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

也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上○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冊府元龜五十

八卷帝王部致治篇○羅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

治亳殷疏曰自湯以來屢遷盤庚最在後故序總之傳嫌一

身五遷故辨之云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此序云將治亳殷下

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卽是一都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

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云將治亳殷舊說以為亳

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

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南有殷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

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治

皆作亂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

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于

亳殷紂滅在于朝歌則盤庚以後遷于河北蓋盤庚後王有

從河南亳地遷洹水之南後又遷朝歌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五遷盤庚不在其內說亦見本篇

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釋文曰胥徐思餘反

鄭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尚書疏

傳曰胥相也民不

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釋文曰說本又

作兌音悅。案曰說文卷四上曼部曼字注云營求也从曼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曼求得之傳巖巖穴也今作營求晉人以訓詁代經文也

鄭曰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尚書疏馬曰高宗始命

為傳氏尚書疏傳曰高宗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

號高宗夢得賢相名說使以所夢形象求于外野得之傳巖

疏曰世本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皇甫

謚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案曰鄭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者馬與鄭同殷

本紀云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于傳險中時說

為胥靡築于傳險武丁與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故遂以傳險

姓之號曰傳說疏引皇甫謚亦云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

皆與鄭合此古義也新唐宰相世系表云商時虞虢之界有

傅氏居于巖傍號為傅巖盤庚得說于此此直謂說先已姓

傅武丁又訛盤庚無稽之言也傳云使以形象求之者荀子

卷三非相篇云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植立也如魚之

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釋文曰雊工豆反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

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尚書疏○文選十卷潘安仁注征賦李善注○又二十四卷潘

正叔贈河陽詩注○又四十四卷陳孔璋檄豫州注○又四十六卷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又在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又五十八卷王仲寶褚淵碑注傳曰雊鳴耳不聰之異疏曰洪範五行傳視

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

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云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

案曰鄭云鼎三公象也者周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鄭又云又以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鄭以爲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病與劉歆合傳以爲耳不聰則不得以羽蟲示罰傳說非也

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釋文曰已音紀彤音融

傳曰祖已賢臣

殷始咎周

釋文曰咎其九反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

尚書疏○詩九之三卷小雅采芣疏○又十卷大雅文王序疏○禮記二十卷文

王世子疏○衛湜禮記集說五十卷○左傳二十五卷襄馬三十一卷疏○章如愚山堂羣書攷索續集五卷經籍門

曰咎周者爲周所咎

釋文

案曰鄭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雅縣云虞芮質厥成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鹵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爲閒田而退

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彼疏云家語書傳並有其事是也又云三伐皆勝者下疏引書傳伐邶伐密須伐犬夷是也大雅皇矣疏引孫毓毛詩評亦據此文以說也鄭又云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者鄭訓咎爲惡故解咎周謂周爲紂所畏惡馬融反謂殷爲周所咎文義回曲其說非也

周人乘黎

釋文曰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者

鄭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季伐崇詩大雅文王序疏○左傳襄三十一年疏傳曰乘勝也所以見惡疏曰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鄭云云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季斷虞芮之質二季伐邶三季伐密須四季伐犬夷五季伐耆六季伐崇七季而崩耆卽黎也

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邶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

案曰鄭云紂得散宜生獻寶云云者事出大傳詳見顧命傳以乘黎在咎周之前序爲追述所以咎周之故而言乘黎與鄭異其說非是疏雖曲護傳翫此疏鄭是傳非自見也史記殷本紀乃以文王先爲崇侯所譖囚于羑里閔天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訟而受命稱王明季伐邶又明季季伐密須又明季乃敗耆國祖伊以告又明季伐邶又明季伐崇又明季而崩其敘事先後之次多與鄭注乖異鄭據伏生書大傳書傳是先秦古書必係孔門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其敘伐崇事爲最在後則諸家與鄭並合也周頌維

清箋云文王受命七季五伐故于此注以伐崇終言之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釋文曰受如字伯亦作柏戡音

刺音竹甚反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

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尚書疏馬曰受讀曰紂

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釋文傳曰祖伊祖已後賢臣受

紂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無道戡亦勝也

案曰鄭云云者逸周書卷四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孔鼂注

紂字受德呂覽仲冬紀第四當務篇云紂同母三人其長曰

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高誘

注少小也是也馬注未詳

殷既錯天命釋文曰錯七各反

馬曰錯廢也釋文傳曰錯亂也

案曰馬云錯廢也者論語錯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為廢

也唐賈至微子廟碑高宗既沒殷始錯命是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釋文曰少詩照反

鄭曰微子啟殷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

後立為后生受德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禮記七卷檀弓上疏傳曰告二師而

去紂

案曰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云云者鄭據呂覽詳見本篇

又以微仲名衍者為微子之弟與微子俱為紂同母庶兄者

禮記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彼注亦云微子適子死

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也本篇疏云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案曰王本上片作大誓

鄭曰十有一季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季入戊午部四十歲

矣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尚書疏傳曰周

自虞芮質成諸侯怙附以爲受命之季至九年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季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泰誓渡

津乃作大會以誓衆疏曰武成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惟九季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季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季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季而已知此十一季者文王改稱元季九季卒至此爲十一季也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季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季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季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季伐紂知此十一季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

必繼文王季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季文王卒至此三季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季伐殷者止爲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也一月戊午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季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季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季而以一月接十一季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麻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厯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

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言一月者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案曰鄭云十有一季本文王受命數之者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承其季數十一季觀兵以卜諸侯之心十三季復伐紂滅之當時實事本是如此今文太誓敘述觀兵之事鄭于彼文下注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季方可誅之多方云天惟五季須暇之子孫鄭注云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

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據此則武王以十三季滅紂又鄭于金縢篇末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見大戴禮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季後六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崩崩時九十三矣據此則十三季滅紂益信此序上半截十一季伐殷指觀兵事非滅紂事下半截一月指十三季一月非十一季一月故鄭以十有一季爲本文王受命數之也鄭又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者攷乾鑿度厯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鄭注握先爲厯始名言無前也又云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受洛書命爲天子也又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季鄭注受命後五季然

則是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也以厯元歲甲寅推之戊午部初季歲在庚寅則二十九季歲在戊午故此序十一季武王伐殷鄭以爲入戊午部四十歲也由此推之則十一季歲在己巳十三季歲在辛未此皆謂太歲國語歲星在午爲未亦與之合也僞傳亦以此序分二截上截言觀兵下截言滅紂是也其云文王受命九季卒則非也知者西伯戡黎疏引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季斷虞芮之質二季伐邠三季伐密須四季伐犬夷五季伐耆六季伐崇七季而崩故鄭于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季鄭數武王受命之年從十一季數起蓋文王崩武王謙末卽稱王故大誓稱太子發至觀兵而諸侯畢會則稱王矣自此十三季滅紂後二季有疾此說分明可據今書改爲文王受命九後二季崩適七季也

季而崩遂于武成撰其詞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九季大
統未集傳遂于此王九季說則非矣疏曲爲附會引逸周書
文王受命九季召太子發不知此乃受鹵伯之命耳非改元
也又言大祥觀兵暗據漢書律厯志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再
期在大祥而伐紂一條然武王方從容以須之何必大祥卽
興師也大約伐紂之年史記周本紀伏生尙書大傳與漢書
律厯志二者各有一誤史記大傳文王受命七季崩是矣而
九年觀兵十一季殺紂則非徐廣引譙周說張守節正義皆辨之漢志十一季
觀兵十三季殺紂是矣而文王受命九年崩則非何也羣書
記伐紂之月皆周正十三季二月初五日殺紂建丑月也而
其發師則已在十二季建亥月二十八日若十一季二月初

五殺紂則發師已在十季十二月二十八日矣文王不知何
月崩就令正月崩而自七季數至十季十二月九季數至十
二季十二月只四季無五季總與須暇五季不合故必依鄭
受命七季崩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紂方確也

又案曰十一季伐殷觀兵以四月出師載在今文泰誓說已
詳本篇一月則十三季周正建子之月夏正十一月也周語

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韋昭曰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後

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
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

鶉火

月在天駟

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

日在析木之津

析木次名

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辰在斗柄柄在前也謂戊
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
日月合辰斗前一度

星在天鼇

天鼇星

次名一日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竈謂周正月
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伐商師行二十八日
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又十九日星與日辰之位皆
已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竈之首
在北維云云以上國語之文漢書律厯志皆據以爲說其說
云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
張十三度書序曰十一季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侯會還歸
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季也故書序曰武王克
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
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周之分野也師初發以殷
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月在
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
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

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孟津孟津去周九
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巳未冬至晨星與
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竈之首故傳曰星在天
竈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
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
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
咸劉商王紂是歲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巳丑晦
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巳丑朔死霸死
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
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

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云云合而考之武王
于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
日發師後三日爲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
卯朔明月初二壬辰又明月初三癸巳武王啟行卽劉歆引
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逮師二十八日戊午
度孟津卽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
此三十一日律歷志云日行三十里凡自本月癸巳至此二
十五日武成疏云日行四十許里明日已未晦日爲冬至是
月月小又明日爲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庚申
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明月初五甲子殺紂卽國語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
野武成所云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爲小寒節三十日已丑爲大寒節是年
閏月已丑之明日爲周閏二月庚寅朔古閏在歲終始就推之是月十
五日甲辰爲立春節是月月小晦日爲戊午日明日爲建寅
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已未朔又明月初二庚申爲驚
蟄節是月月大晦日爲戊子日明日爲建卯之月周四月夏
二月商三月已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爲旣旁生
魄二十二日爲庚戌則燎于周廟之日二十三日爲辛亥則
祀于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爲乙卯則祀馘于周廟之日也毛
詩大雅大明疏歷引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

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尙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鼃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曆久失傳據漢志攷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爲辛未但史記季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況古人無以甲子紀季者伐紂月日可攷而季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

釋文曰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案曰古音居漢魏以下音變韋說非也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

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長一人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兩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畧六百不言故云舉全數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割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

虎賁三百人

釋文曰賁音奔

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疏曰周禮虎

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勇士稱也孔意虎賁卽經之百夫長

案曰傳以兵車爲百夫長所載又以虎賁卽百夫長然則虎賁三百已載滿三百兩之車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及千夫長皆徒步而從百夫長乎非也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

毛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案曰周禮十九卷春官肆師疏引鄭書

序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此賈公彥誤以僞孔傳作鄭注

傳曰至牧地而誓眾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釋文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置許救反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尚書疏○鄭樵六經與論

二卷。○玉海三十七卷。傳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崧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武功成文事修。

案曰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者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箋云武王成我周家王道又云應侯順德昭哉嗣服箋云武王能成祖考之功伐紂定天下周頌武云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勝之季老乃定女功是也鄭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者孔壁所得真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後漢世祖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闕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律厯志說詳後辨古文尚書本五十八

篇為四十六卷漢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

武成以後志見存實數也今之武成晉人作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釋文曰勝商證反

馬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趙汝樸周易輯聞四卷○史記三十八卷

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

一名祿父

案曰馬云云者詳見微子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釋文曰班本又作殷音同分扶問反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玉海八十九卷尊彝門引書序此節鄭注乃周禮春官注并疏玉海誤以為鄭書序注今不取傳曰賦宗

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尊卑各有分也疏曰邦諸侯者立邦國

封人爲諸侯也

案曰鄭云宗彝宗廟尊也者春官序官司尊彝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攷彼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雞彝鳥彝斚彝黃彝虎彝雉彝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是尊彝各不同而此注以尊解彝彼序官注云云彼疏謂尊彝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鬱鬯曰彝是也據彼職皆是祠禴烝嘗等所用故鄭以爲宗廟尊也鄭又云著王之命及受物也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彼注云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彼疏謂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不得鬯則用薰又曲禮疏引禮緯含文

嘉謂惟上公九命作伯者始得加九賜第九賜始得秬鬯然則賜秬鬯爲最重此彝既是盛秬鬯者則未必凡諸侯皆得賜但因彝是貴重之物故以彝統尊而作書以著王命及所受之物也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釋文曰葵五羔反馬作豪

鄭曰葵讀曰豪鹵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

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

尚書疏。又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二卷。又續集四卷。王

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馬曰豪酋豪也

釋傳曰鹵戎遠

國貢大犬召公陳戒疏曰葵是大名故云貢大犬鄭云云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案曰鄭云葵讀曰豪云云者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傳以為犬犬高四尺曰葵人家常畜左傳公喉夫葵豈違物哉郭璞注爾雅引此孔傳其時偽書已盛行矣又太保作旅葵未見其為召公燕召公世家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則知武王時未為太保矣史記周書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為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偽者但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旅葵之太保為召公之官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史家記事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

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葵則大不可矣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巢伯來朝釋文曰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

王克商慕義而來朝尚書疏○又仲虺之誥疏○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序疏○周禮三十四卷秋

官象胥序官疏○又三十七卷大行人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傳曰殷之諸侯

案曰鄭云巢南方之遠國者魯語桀奔南巢韋昭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季左傳楚人圍巢杜預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襄二十五季穀梁傳吳子伐楚門于巢范甯云攻巢之門為伐楚也然則伐楚經巢先攻巢然後楚可伐楊士勛疏云舊解巢楚境

縣東鄭又云諸侯世一見者者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世壹見是也又云伯爵也殷之諸侯云云者鄭說殷制
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爵荒服則無公侯槩稱伯詳皋陶謨
也

芮伯作旅巢命釋文曰芮如銳反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詩十八之二卷大雅桑柔疏傳曰芮伯周同

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曰世本云芮姬姓
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詳見顧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滕徒登反

傳曰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釋文曰監古懺反相

息亮反誥木或作靠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

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

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季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

初自崩始也黜貶退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五卷○毛詩二之一卷○鄭鄘衛譜疏○

又八之二卷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相謂

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疏曰知三監是管

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

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卽此三監也漢書地理志周滅殷

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
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
獨異耳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封武庚爲諸侯奉先祀爲武庚
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
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者以下
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
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一時之事皆
在周公歸政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於再至于三
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卽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
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
師相成王爲左右于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

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于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敎由
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

案曰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逸周書作雒解
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
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故鄭云云也
僞孔故欲立異止言管蔡不及霍叔然則霍叔無辜矣何又
于蔡仲之命則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齒乎此傳非也
又案曰此淮夷內有奄無徐夷若費誓則有淮夷徐戎而無
奄本非一事又東征只有一次諸國無再叛事傳疏有誤詳
多士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尚書疏之一卷鄭鄘衛譜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有客序疏○史記殷本紀索隱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疏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遁于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卽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

案曰鄭云云者周頌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彼箋卽取此序之文以說是也云武王投之于宋者樂記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彼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受封而大之彼疏引發墨守云六季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餘詳微子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釋文曰穎役領反

鄭曰二苗同爲一穗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

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

案曰鄭云二苗同爲一穗者韓詩外傳卷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說苑卷十八辨物篇同白虎通卷下封禪篇云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穗皆與鄭合也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曰昭十五季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書傳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

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案曰旅史記作魯春秋疏云石經古文魯作旅說文

云按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旅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適曰魯古文旅也

鄭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

尚書疏

傳曰已得禾遂陳成王

歸禾之命推美成王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

在此後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案曰鄭云歸公禾之命與其禾者嫌若命禾是成王以禾命

周公故分析釋之以命與禾爲二也嘉禾篇亡古今文皆無

之漢書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

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

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釋文曰梓

音子本亦作梓○案曰鄆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云梓尚書古文梓字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爲

號諡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鄆鄆也

尚書疏○陳槃書傳纂疏四卷○毛詩二之一

卷鄆鄆衛譜疏○又三之一卷鄆風

馬曰康國名在畿內尚書

疏王曰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

詩鄆鄆衛

疏傳曰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

故使賢母弟主之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地闕叔字

封名酒誥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

道如梓人治材

案曰地闕以下六字從史記索隱所引

疏曰古者大國不過百

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

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幾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皆屬之故總得三監之地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于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卽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卽有黎潞河濟之南爲曹地約有千里以此鄭云初封衛至子孫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于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邶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以爲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孔以康伯爲號諡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諡不見耳

案曰鄭云言伐管蔡爲因其國者居前人故國曰因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昭元季傳遷閼伯于商丘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是也鄭又云康爲號諡不從馬以爲國名者宋忠注世本亦從馬王等說而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宋尙不知所在而孔傳亦云地闕則以爲地名非臆說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南北三十五里攷唐之陽翟今禹州似周畿內地然括地志唐魏王泰撰此特因馬王等說而附會云爾豈足信乎篇中並無康叔字篇題或係史官于康叔身後追題如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皆是其康伯則子蒙父號也鄭又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者鄭詩譜云邶

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沅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鄘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有雷風之異成王迎之反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彼疏云漢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鄘鄘之民于洛邑故鄘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

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則反過周公非其制也此疏說康叔初封不得鄘鄘之義最得鄭意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釋文曰召時照反相息亮反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

傳曰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

作誥疏曰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卽政召公恐王情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

周公洛誥爲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爲卽政後事也

案曰鄭云欲擇土中云云者義見本篇鄭又以相爲視者釋

詰文傳云云攷成王卽政在作洛後召誥作于初相宅時是在作洛前也縱使召誥作于周公居攝七季亦將卽政而未卽政也傳乃云召公以王新卽政而作誥疏力爲周旋謂陳戒在卽政後皆非也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公羊傳宣十六

季疏傳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

案曰鄭云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者小大雅譜云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南有嘉魚序云太平樂與賢也南山有臺序云得賢立太平旣醉序云太平也鳧鷖序云太平能持盈守成又周頌譜云

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據此諸文則太平不必待至七季故書大傳及鄭周易注皆以攝政三季卽太平維天之命序箋以告太平在居攝五季清廟序箋以成洛邑亦在居攝五季然則此注當云五季太平成洛邑而云七季者以居攝實終于七季太平之功至此方畢故鄭統言之馬注洛誥維七季亦云攝政七季天下太平是其證也鄭又云邑成名曰成周者鄭意欲明周道至此而成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傳曰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將致政疏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經營洛邑旣成洛邑又歸向鹵都其季冬將致政成

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鹵都時所誥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

詩王風譜疏

傳曰成周

洛陽下都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疏曰周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

案曰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者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由周而言爲頑民由商而言爲義士周書作維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鼂云賢民士大夫也是也鄭又云民者無知之稱者遂人注變民言眊眊無知貌通典田制篇引崔寔政論云民之爲言瞋也謂瞋瞋無所

知是也說詳呂刑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所告者衆士故以名篇

周公作無逸

傳曰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

尚書疏

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馬曰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左右分陝爲二伯東

爲左鹵爲右

釋文

疏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則此爲保爲師亦三公也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時

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周公代之于時太傅
蓋畢公爲之三公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作主爲召公
也鄭元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云云謬矣
案曰鄭云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
者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注引此序而
釋云聖賢兼此官賈疏召公周公爲三公分陝周公聖下兼
師氏召公賢下兼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
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
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
荅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
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始直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

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此疏甚明三
公兼師保是周初制成王作周官篇時三公卽名師保其後
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
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馬注似與鄭同
也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釋文曰說音悅奭始亦反○案曰說文
作奭唐張參五經文字作奭从十从甬

从大
非也

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尚書馬曰召

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

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史記三十四卷燕
召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馬云云者荀子卷四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

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也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展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所以應時矣此古義相傳正召公所以不說鄭馬說所本也漢書七十七卷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

君奭然後悅皆與鄭馬合也漢書九十九卷王莽傳引書君奭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嵇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悅莽引說卽博士說與嵇康合其實召公因周公致政後又列臣職故不說非專爲居攝博士說得其半要與鄭馬不相遠禮記緇衣疏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太師召公謂其貪于寵祿故不說此漢唐相傳舊說不可易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釋文曰踐似淺反馬同。案曰汗簡卷中之一云奄古文尙書奄字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爲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

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尚書疏

八之三卷幽風破斧疏。孟子傳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疏曰周公攝政之

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卽政之初淮

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洛誥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

已下皆是成王卽政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

知是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

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玆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玆興卽此

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季

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

其編篇于此卽云未聞多方篇其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季之一叛正

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

案曰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云云

者此序云伐淮夷遂踐奄將蒲姑序云旣踐奄多方序云歸

自奄周官序云旣黜殷命滅淮夷四序相因皆一時事宜列

于康誥之前乃列于此自是錯亂故鄭疑之而云未聞也僞

孔因鄭有疑遂造再叛再征之說欲見諸篇應列于此鄭疑

之爲非而于周官序黜殷命不得不以爲殺武庚旣是殺武

庚必不可言殺而復叛因言黜殷一時滅淮夷又一時事相

因連言之旣非同時何相因之有自是詞窮而通也且僞孔

既造再叛事苦于無據又牽費誓作證不知此內但有淮夷
奄無徐戎費誓有徐戎與此非一事成王政將蒲姑諸篇與
伐管蔡是一時費誓別是一時當從鄭注也鄭又云踐讀為
翦翦滅也者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為翦
翦猶殺也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
身執其家豬其宮是也

作成王政釋文曰政如字馬作征

馬曰征正也釋文曰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二下系部征正行也是也此敘其征伐
事孔改政非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曰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案曰蒲薄古字通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

大國詩幽風破斧疏馬曰蒲姑齊地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已滅奄徙其君

于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疏曰昭二十一年左傳晏子云古
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齊地也

案曰鄭馬以蒲姑為齊地者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于
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云云在此疏引二十季傳注
者誤據此則是蒲姑齊地也後漢書十一卷劉盆子傳云轉
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
薄姑氏之國是也伏生大傳以薄姑為奄君名鄭彼注云元
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見齊譜疏及幽破斧疏所引再攷

齊有三都太公封營丘營丘邊萊故萊侯與之爭營丘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故城是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其後胡公徙都薄姑則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博興卽古博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至獻公復徙都臨淄卽今縣亦屬青州府縣西北二里亦有營丘城蓋地本臨淄而亦名營丘者猶晉遷新田仍名絳楚遷郢仍名郢也若然太公所居非卽薄姑而昭二十季傳爽鳩氏始居此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者以齊封兼得其地不相遠約言之耳又班志言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闕駟十三州志說亦畧同攷

昭二十季所云蒲姑氏居此者杜但以爲殷周間諸侯其作亂之蒲姑氏殆卽奄君因其後遷于此地遂亦追稱爲薄姑氏耳且封太公原係武王事成王遷奄于蒲姑特使之臣屬于齊非遷奄後始以封太公班志非也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傳曰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誥以禍福

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堯典疏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

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事相因故

連言之雖作洛邑猶還鹵周疏曰據金縢經大誥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季東征之時據成王政序費誓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也事相因故雖則異季連言之周本紀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雖作洛邑猶還鹵周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卽鎬京也于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字故就此解之

案曰鄭以此篇在立政前者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季時事此語必本于康成立政云孺子王必是成王卽政時自應在周官後也傳疏之誤已見上文周公作立政

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貢

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案曰觀鄭注知亦作息也

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

史記一卷五帝本紀集解

馬曰息慎北夷

也

釋文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

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案曰鄭馬云云者史記舜北發息慎裴駢引鄭云云鄭生平未嘗注春秋內外傳此必書序注也肅音近息古字通也魯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柝石昭九季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是肅慎在北也傳云云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慎卽肅慎東則濊貊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麗扶餘之名且駒麗王朱蒙以漢元帝建

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畧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傳非也

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釋文曰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章注榮國名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當是其子孫故知世爲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傳曰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王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極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疏曰公既還

政又留爲太師今言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豐也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鹵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

蓋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六卷。毛詩

二十之一卷魯頌駉疏。周禮十三卷地官載師疏。又十卷春官肆師疏。儀禮八卷聘禮疏。又十卷觀禮疏。又十卷禮記十二卷王制疏。又十四卷月令疏。又二十五卷郊特牲疏。衛禮記集說二十九卷。兩雅六卷釋地疏。又十卷王應麟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困學紀聞二卷。又漢制考三卷。又再見傳曰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君陳臣名

案曰鄭云云者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周禮杜子春注鄭聘

禮注及白虎通杜同也時周東都爲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
于漢王城卽河南成周卽洛陽相去僅數十里則所言東郊
是近郊故又云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而知也
又鄭坊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
君陳世守采地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
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孔傳但云臣
名則與鄭異非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釋文曰相息亮反顧工戶反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蔡沈書集傳六卷○王天馬曰成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史記周本紀裴駢集解

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釋文○顧念注疏所載釋

文本誤作顧命傳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疏曰禮

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云

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南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

文皆伯尊于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是

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卽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

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

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

言三公爲二伯也

案曰鄭云回首曰顧者檜風匪風箋義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曰馬本康王上要有成王崩三字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位號

案曰傳云尸主也者釋詁文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尚書疏陳師

凱書傳有通六卷下傳曰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

居里異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案曰鄭云云者疏載鄭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之目有罔命無

畢命罔字即畢字之誤也畢命逸文載漢書律厯志鄭所云

冊命霍侯則不可攷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曰君牙或作君雅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罔命

釋文曰罔九承反字亦作罔案曰說文卷十下弁部罔

字注云从罔弁周書曰伯罔罔古文罔字俗人不識字因其从罔而罔是古文罔字遂省改作罔然今周本紀尚作罔又古今人表伯罔在第四格師古曰穆王太僕也此字又見顧野王王篇上弁部第一百十八及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作罔者衛包改也釋文云字亦作罔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書此必罔字今作罔者俗刻誤也

傳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疏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

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為周禮

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太僕則此云太僕足矣何須云

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御中大夫

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

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

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故云汝無昵于愴

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長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案曰傳疏之謬見後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堯典疏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

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

傳曰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案曰罔命穆王書其下不應又有成王書明係篇第倒亂鄭仍其舊而不改至作偽孔傳者遂以意移而正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挾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釋文曰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

關費音秘○堯典疏曰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案曰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

問皆引作柴誓史記云伯禽帥師伐之于肸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裴駟曰尚書作柴司馬貞曰尚書大傳作鮮鮮誓即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彌也言于肸地誓衆自行彌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彌愚攷柴本地名作肸作鮮作彌皆非司馬貞又強為之說然謬也說文卷七上米部柴字注云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柴誓廣韻五經文字畧同此古義也柴為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縣而已無攷唐人改為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為國隱元季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後并于魯為季氏邑僖元季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為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南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即在此皆非也

傳曰費魯東郊地名于費地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也

案曰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間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壁中書之錯亂魏晉間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

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末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釋文曰贖音蜀

傳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曰經言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明是夏法夏法廢已久今復訓暢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曰平王馬無平字錫並歷反馬本作賜秬

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

王曰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尚書疏

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

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疏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自是爲平王東徙洛邑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故錫命焉祭之初酌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元云肆解牲體以祭因爲名爵行

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于時九命爲東鹵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

案曰王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者鄭譜云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武公又作卿士隱三年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執政者又六年傳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注幽王爲犬戎

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是也王意欲說晉

事以事連鄭故兼及之

馬氏驥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

自宜自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自于申統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於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于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成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家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號公有見于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釋文曰崤戶交反

傳曰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疏曰左傳僖三十季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竊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

孫戊之乃還三十二季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伐鄭晉文公卒三十三季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矯鄭伯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綰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西乞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于是悔過作誓

案曰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季敗于殽三十六季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書序則云敗殽歸卽作誓與史記不同鄭大學注

與序合則史記非也

鄭康成書贊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

爲孔安國序孔穎達等疏
王應麟漢制考四卷

案曰鄭云書初出屋壁者史記儒林傳云文帝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濟南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始使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

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壞壁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家獻之

家字從朱彝尊增

以上諸條卽鄭所述書出屋壁事也鄭又

云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王隱晉書束皙傳云

竹書漆字科斗文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

今晉書

傳無此文惟王隱晉書有之王隱書久亡此條係宋板左傳疏卷末附錄一段所引明萬歷刻本亦有之汲古閣毛氏刻無予未見宋板日本紀州山鼎君彝得足利學所藏宋本采入攷文故予據之爾雅釋親邢昺疏所引同邢亦不見王隱書當卽據孔穎達偽孔安國序疏引鄭此文而釋之云書有左傳疏

六體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此造字之本鄭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鄭又云以形言之爲科斗

指體卽周之古文者水經二十五泗水注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王隱束皙傳云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許慎說文自序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秦燒經書古文絕矣亡新居攝校文書之部時有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據此謂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而漢藝文志亦云然惟孔子六經用古文蓋籀文爲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卽安國得之而遞傳至康成者也說文自序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僞書孔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亦云臣父慎從賈逵受古學學孔氏古文說今說文所載

古文皆作兩頭銳形不爲頭粗尾細則不可知矣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案曰鄭云虞夏書二十篇云云者合之得百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尙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司馬遷班固于伏書兼太誓言之亦但有二十九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尙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然則百篇之序亦從屋壁中得也疏云伏生二十九篇序在外此言不可泥東晉梅賾別獻古文尙書孔穎達疏用之而朱子以爲僞書非壁中真本也鄭又云三科之條者

卽虞夏商周揚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杜預注僖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曰三句云尙書虞夏書則知自鹵漢至鹵晉書皆不分虞夏也孔穎達堯典疏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其下卽引鄭序贊此文以證又謂伏生大傳亦題作虞夏傳是也疏雖引鄭此文不以爲然依東晉晚出本虞夏別題也疏又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于鄭爲商書而孔并于允征之下以爲夏事則商書惟三十五篇亦與鄭異也鄭又云五家之教則未詳也

經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漢書三十卷藝文志顏師古注。王應麟玉海

三十七卷藝文門

皇朝經世

卷一百三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光緒庚申補刊

案曰鄭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者顏師古引鄭敘贊文也鄭既云又亡則其上當云經五十八篇但顏所引不全故據漢志增也彼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慎徽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鹵伯戲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

二十九篇

歐陽在夏侯前而志上夏侯是夏侯經爲伏生元本歐陽三十一則分出二篇不知所分何篇不可

攷矣穎達又謂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言之也鄭云又亡其一篇者所亡之篇則僞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既亡其一則應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虛其一存元數也鄭于此贊雖述古文篇數其所注則惟三十四篇增多二十四篇無注也晚晉僞本以三十四爲三十三增多二十五除

序爲五十八序分散各篇之首皆非是說詳後辯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宜之矣

堯典疏○水經二十六卷
水經道元注○玉海三十七

案曰鄭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者棘下生諸本作棘子下

生今攷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觀此知當作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慎慎生子襄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

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以淵源于安國稱爲先師故冠子于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于孔子也鄭又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云云者衛宏字敬仲東海人爲光武議郎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顯宗時爲郎校秘書歷左中郎將侍中騎都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歷議郎武都南郡太守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衛賈馬二三君子皆尙古學故鄭宗之也但後漢儒林傳云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尙書古文學未得立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

古文尙書遂顯于世又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林傳亦云林博學多聞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林前于鹵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常寶愛之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據此諸文則鄭出于衛賈馬而衛賈馬實皆出于杜林似與安國無涉者然賈逵傳則云逵父徽受古文尙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前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然則自安國而惲而逵一脈相承鄭既宗賈逵推尊其學是鄭亦安國嫡傳也且杜林雖似別得然謂之漆書古文東哲傳云漆書皆科斗字說文謂古文絕于秦惟孔壁書用古文晉書

衛恒傳恒作書勢亦云倉頡作書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今鄭既言壁中書用科斗古文則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尙書其爲安國所傳之壁中書無疑杜林傳之衛宏鄭推重衛宏則知其同源于安國又無疑也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堯典疏

案曰鄭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云云者伏生今文尙書傳歐陽和伯夏侯勝勝從兄子建前漢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博士習之見漢儒林傳盤庚優賢揚歷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腸君夷割申勸寧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其謬如此故鄭以爲失其本義而疾其蔽冒且深怪俗儒猶爲所惑未

有悛改以從古也隋志言兩漢歐陽之學更盛于夏侯鄭黜
歐陽不及夏侯從可知也孔穎達既引鄭此文而申之云鄭
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
等是也

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

陸德明經

典釋文序錄。偽孔序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尚書緯璿璣鈴云因而
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
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也偽孔以爲伏生始加尚字非也鄭
又云尚者上也者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
爲上孟子尚論古之人趙岐注尚上也匡衡傳治天下審所

上師古曰崇尚也是尚上通也又云若天書然者如河出圖
洛出書是也

序孔子所作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章如愚山堂羣書攷索續集四卷經籍門。馬王同

案曰鄭以序爲孔子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
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
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
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好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
于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也疏引此文以
爲馬王皆云然且申之云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疏
又云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鄭馬等以
序總爲一卷附經後是孔氏之舊也疏又云序者緒述其事

鄭康成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詩譜序疏亦云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贊大約古書序目皆在後今說文猶然孔子序既在後鄭贊必又在其後藝文志經四十六卷謂古今文皆有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卷加序爲四十六鄭不注增多篇則爲卷必三十故今亦仿其數也康成北海高密人哀帝僕射崇八世孫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廼入關事馬融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坐黨禁錮十四年蒙赦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皆不至袁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見後漢

本傳

馬融書傳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偽孔序疏

案曰馬云云者馬亦以尚爲上與鄭注同則當亦以爲孔子所加也

經傳所引太誓太誓然無此文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馬云云者此指伏生二十九篇中太誓孔安國所得與之同司馬遷載之史記者非今所有太誓也

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偽孔序疏○太誓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二卷○蔡沈書集傳

四卷○左傳襄三十一年孔穎達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山堂羣書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馬云太誓後得者偽孔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泰誓非伏生所得攷馬融云云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

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但馬鄭雖有此言而伏生作大傳已引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人舟之語則是伏生已見此篇又董仲舒建元元年對策司馬相如死後武帝求得其封禪書皆引其文則知此篇出武帝以前矣馬疑神怪在不語中此或史臣增飾不足盡信如孟子疑武成血流漂杵之比要非僞本其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僞故鄭馬仍爲之注晉人反因馬所舉漏落五事綴緝成篇唐人作疏僞其真而真其僞皆非是說詳後辯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庚申補刊

案曰馬云逸十六篇者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漢書云得多十六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是也疏云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二十四篇也鄭注唐代尙存孔穎達親見之故備引其所述增

逸篇之目與馬融合也疏又述鄭之言分別亡逸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則云亡其汨作典寶等則云已逸亡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

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

故有異也

馬又云絕無師說者鄭注書序雖引允征伊訓逸文然絕無注惟注三十四篇則衛賈諸君子皆不注逸篇可知故云絕無師說也永嘉之亂衆家書於亡

見隋經籍志經典釋文及洪造隸釋十四卷好

事者別撰僞本孔穎達用之因其增多之篇與鄭所述增多逸書篇名不合強欲回護爲真反指鄭述十六篇爲張霸僞撰攷漢儒林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釋文

引作劉向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然後然謀反廼黜其書篇數既不合以中書校又非是且已被黜馬鄭肯信此等偽書耶頴達妄也說詳後辯

王肅書注序

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

經典釋文序錄。偽孔序疏。劉子元史通一卷六家篇

○山堂羣書考索二卷

案曰王肅之學專與鄭爲難此條卽自立異不可從

太誓近得非其本經

太誓疏。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鄭樵六經與論二卷

案曰王云云者說詳上文王雖疑泰誓仍爲之注則不以爲僞也肅字子雍東海人朗之子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解列于學官高貴鄉公甘露元年薨見魏志

本傳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三終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靈川秦培藩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宅

庚申補刊

三才圖會

卷之四

